

淺論小說《白蛇傳》故事的佛教淵源

A Survey on Some Buddhist Legends that the Famous Chinese Novel
Pai-she Chuan (白蛇傳 or “Lady White Snake”) Derived From

曹仕邦*

Tso Sze-bong

摘要

中國著名小說《白蛇傳》歷來認為它源出佛教來華後帶來的西方傳說，但尚未尋得其來源。如今本文找出這小說的主幹——「人類與蛇妖相戀」及「和尚降伏妖蛇」這兩者的確淵源於佛教的傳說。

關於「人蛇戀」，其淵源出自於唐代玄奘三藏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其中述及西域烏仗那國有一釋迦族的青年和火山湖中的龍王公主相戀成婚的故事。而佛家所稱的「龍」，其梵文原字為 Naga，其字義為「巨蛇」，故知「人龍戀」其實是「人蛇戀」。

關於「和尚降伏妖蛇」，則源出唐段成式所撰《酉陽雜俎》，其中述及在洛陽城北面的邙山之上居有特大的巨蛇。印度來華的密宗和尚不空發現這有神通而心懷憤恨的巨蛇意圖發動黃河之水來淹沒洛陽，乃對它說法，並訓以勿犯此不可恕的大惡。不日蛇死。

另外，五代的後晉劉昫所修《舊唐書·五行志》載有近似傳說，而主角改為印度來的另一密宗和尚善無畏，畏公以梵文咒語將巨蛇咒死，而免一場大禍。

關鍵字：佛教傳說、人蛇戀、懷憤巨蛇意圖水淹洛陽城、和尚收服妖蛇。

* 前輔仁大學教授

Abstract

The famous Chinese novel *Pai-she Chuan* or “Lady White Snake” tells a female white snake demon who falling in love with a human being , a male young employee of a herbal shop named Hsu Hsien (許仙). Then she transformed herself into a woman and appeared with name Pai Shu-Chen(白素貞) in order to court this man. After her courting was successful, she married Hsu and helped the Later to open his own herbal shop.

One day , Hsu Hsien met a Buddhist monk Fa-hai(法海) on the road. The monk told him that he has been bewitched, for his wife was in fact a snake demon. Then Hsu Hsien was scared and following the monk to go to the Later’s Chin-shan Monastery as his asylum for escaping the bewitchment of his demon wife.

After knowing her husband was holding by Fa-hai , Lady White Snake flew to the monastery in order to take back her man. Then she fought a magical battle with the monk by creating a flood from Yangtzu River for drowning the monk’s establishment. Unfortunately, the demon lady was defeated and being exorcised. Then Fa-hai casted some Sanskrit shells upon her for returning her back into a snake. Afterwards, Lady White Snake was imprisoned in the Lei-feng Pagoda(雷峰塔).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the above-mentioned human-snake demon love story is derived from a Buddhist legend record in Tripitaka master Hsuan-tsang (玄奘三藏,602-664) work *Ta-T’ang Hsi-yu Chi* (大唐西域記, or Records on the Foreign Regions West of the Great T’ang China). In his work, Hsuan-tsang records a legend that a young-man of the Sakya Clan was expelled by his own clan. Then he wondering aimlessly for a long journey until reaching the shore of a huge volcano lake in the state of Udyana(in the valley of Swat River a branch of Indus River). Then he slept under a tree.

In the deep of this crater lake there living a Nagaraja and his royal family. In that day, the raja’s princess happen to be came out from the water and hanging around at the lake side . After she saw this handsome human being, she transformed herself into a young girl and came to woo the Sākya. After that, they married. With the help of his divine father-in-law, this young man became the king of Udyana.

The legend mentioned above suggest an inspiration for the Chinese novelist to form a human-snake demon love story. For the Sanskrit term “Naga” means serpent “and Nagaraja ” means “King of serpents”.

As to Fa-hai’s exorcism ,however , is derived from Tuan Ch’êng- shih’s (段成式 , Ca 834-862) *Yu-yang Tsa-tsu* (酉陽雜俎, or Desultory Notes by a Resident of Yu-Yang City) . It tells in the Mang-shan (邙山), a mountain north to the Loyang(洛陽)City, there lived a gigantic python who bears some magical powers. One day, the Indian Tantic Buddhist Vandya Amoghavajra (705-774) found that this resentful

python was planning to make a flood from Yellow River in order to drown Loyang , he came to teach it some Buddhist Preachings and instructed it not to commit such an unforgivable sin. Ten days odd after, the python passed away.

Also, a legend alike is recording in Liu Hsu's (劉昫 , 888-941) Chiu T'ang-shu (舊唐書 , or The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In its Wu-hsing Ch'i(五行志 , or Treatise of the Five Primary Elements") tells another Trantic Vandy Subhakarasiṃha (637-735) discovered a python who intended to flood Loyang , he casted some Sanskrit spells upon the creature. Some days after, the python died.

Both of the aboved-mentioned legends are the story about the conflict between Lady White Snake and Fa-hai derived from.

Key words:

Buddhist legends, Human-snake demon love, A resentful python intends to flood Loyang City , Vandy exorcised a snake demon

壹、前言

《白蛇傳》是華人社會中非常受歡迎的小說，所述許仙與白蛇化身的白素貞相戀故事不但在中國被拍成許多電映和無數次在舞台上作戲劇搬演，連日本也有這故事的演出¹，足見其收歡迎的程度。

近借得一冊在《中國古典文學叢書》²中的《白蛇傳》³，其書附有趙景深先生的〈白蛇傳考證〉，文中認為這故事可能出自於印度，但他遍查「佛生故事」都未見女性蛇妖跟人類相戀的描寫，因此遺憾地留下「這一點只有請精於內典的諸君來補充了」一語⁴。

趙景深先生的遺憾在七十五年後⁵，由於仕邦一向研究佛教史，偶然發現了這著名民間故事的確淵源於佛教，但既不關佛陀的本生故事；又跟佛家經、律、論無涉。因此撰寫本文，希望能填補上述的遺憾。本文所以題為「淺論」，因為拙文探討這故事中兩項最重要情節的來源，無意全面研究這民間故事的來龍去脈。

上述《白蛇傳》另附刊了一些有關白蛇底小說或戲曲，換言之，這一冊其實是小叢書，為了方便論述，如今先把它們的書目全部抄在下面，用方便讀者們賜閱時的尋檢。它們是：

- 一、《白蛇傳》四十八回，現代人⁶佚名撰，在頁一~二九七。
- 二、《後白蛇傳》十六回，佚名（恐亦現代人撰），在頁二九九~四〇四。
- 三、《白蛇精記雷峯塔》十三回，清代玉花堂主人（約一八〇六時人）撰⁷，在頁七~七七（按，自這小說開始，頁數另外從「一」開始，不連接前面兩小說的頁數）。
- 四、《浙江杭州府錢塘縣雷峯寶卷》上、下集，佚名撰，清光緒十三年（一

¹ 例如仕邦早年曾欣賞過由日本影星李香蘭和池部良演出的「白蛇傳」電映，又從美國著名畫報《生活（Life）》或《展望（Look）》看到某期報導日本有馬戲團以「白蛇傳」為題材而做高空飛人表演的照片，照片中扮演白蛇精的女藝人下半身穿上布製的長達二三十尺的蛇身，在高空演出慣常所見兩手握圓形短棍的鞦韆在高空飛盪。問題是她雙腳困在布製圓筒蛇身之中而打此鞦韆，屬高難度的危險表演。若非白蛇故事吸引日本觀眾，馬戲團不會作此演出。

² 文化圖書公司出版，台北，民八十二年。

³ 這小說是現代人所撰，因為它的頁七形容白蛇精化身的美女「真個稱得月裏嫦娥下凡，天上安琪兒再世」。按，安琪兒是英文 Angel(天使)的音譯，此字或指「美女」，若作者非屬二十世紀的現代人，不會如此遣字行文。

⁴ 見《白蛇傳》頁三六四。

⁵ 據《白蛇傳》頁三九四，趙景深先生的〈考證〉「原收於《彈詞考證》，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出版」，故知距今有七十五年。

⁶ 參註 3。

⁷ 據小卷首附柳師存仁（一九一七~二〇〇九）所撰〈提要〉略云：「芝山吳炳文序，署：嘉慶十有一年，歲在丙寅（一八〇六），余友玉山主人，過鎮江訪故跡，著為雷峯楚史一篇。可見書原名為雷峯楚史。但目錄書題却又作新編雷峯塔傳奇，下面題署為玉花堂主人校訂。這玉花堂主人和序中玉山主人恐怕就是一人」（頁三）。據此知作者大致年代。

八八七) 杭州景文齋刻本⁸，在頁八一~一五四。

五、《看山閣樂府雷峯塔》上、下卷共三十二齣，清代蕉窗居士著，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刊本⁹，在頁一七一~二四六。

六、《雷峯塔傳奇》四卷共三十四齣，清方培成撰於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七）¹⁰，在頁二六三~三六二。附趙景深先生〈白蛇傳考證〉¹¹，在頁三六三~三九七。又附錢靜方先生〈白蛇傳彈詞考〉，在頁三九八~三九九。

貳、許仙與白素貞人蛇戀故事的來源

《白蛇傳》所述白蛇精化身女子白素貞，跟人類的許仙戀愛成婚，之後發展出曲折離奇的故事，內容非常動人。這故事的來源其實出自佛教方面的文獻。唐玄奘三藏（六零二~六六四）口述西遊見聞，由他的譯經助手之一的釋辯機（約六四五~六四九時人）筆受並整理成書的《大唐西域記》（大正藏編號二零八七）卷三〈烏仗那國〉略云：

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清流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自分飛。其一釋種¹²既出國都，中路有一雁飛趣其前，（引導彼至）此池側，釋種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變為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寢，陵遍野合，龍女曰：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龍王心欣人趣¹³，情重聖族¹⁴，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釋種睹諸龍之形，心常畏惡¹⁵，乃欲辭去。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據疆土，稱大號。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艷而覆，謂釋種曰：「幸持此艷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獻，可於此時害

⁸ 見《寶卷》卷首所附鄭西諦先生的〈提要〉頁八一。

⁹ 見這劇本卷首所附魏如晦（錢杏邨）先生的〈提要〉〈提要〉頁一五七。〈提要〉稱蕉窗居士黃圖秘，字容之。

¹⁰ 見這劇本卷首所附魏如晦先生的〈提要〉所引方培成〈自序〉稱撰於「乾隆辛卯（三十六年）」，見頁二四九。

¹¹ 參註 3。

¹² 「釋種」指「釋迦(Sakya)族的族人，即今尼泊爾(Napel)人。佛陀便屬釋迦族。而「釋迦牟尼(Sakyamuni)」其義為「釋迦族的隱士」，屬佛陀成道後別人給他起這個帶著敬意的綽號，而非披剃後的法號。

¹³ 指龍王喜歡女兒得婚人類。

¹⁴ 由於佛陀是釋迦族人，故佛家文獻每每敬稱釋迦族為「聖族」。這裡指龍王覺得自己能跟「聖族」中人結親家是隆重光榮的事。

¹⁵ 這裡要加以說明。由於釋種以自身的「福德」之力使龍女轉成人身，他從來未見過自己太太的原形。而入居龍宮之後，龍王家族即使暫時變作人身，但日子久了，他們還是回復龍的原形。因此龍宮之中除了釋種夫婦是人身之外，其餘家族都是異形，是以釋種「心常畏惡」而想離去。

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鬘，釋種執其袂而刺之¹⁶。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杖劍，神龍見授，以誅後服，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每至讌私，首出九龍之頭¹⁷。釋種畏惡，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寐，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常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頁八八三中～八八四上）。

上述神話對中國小說戲劇的創作投下極深遠的影響，因為中國歷來的狐鬼故事，不論人狐戀或人鬼戀都以分離結局，而這神話提供了人男與龍女的結合不但偕老，而且後代延綿，換言之，這神話提供了人跟異類結合可得善終的素材，因此唐代李朝威（卒於七四一以後）撰〈柳毅傳〉¹⁸，便屬據這神話而衍演。到了元朝，尚仲賢更依〈柳毅傳〉改寫成著名雜劇〈洞庭湖柳毅傳書〉¹⁹，仕邦既已為文論及²⁰。甚而清蒲松齡（一六三九～一七一五）的狐鬼小說《聊齋誌異》卷三〈白秋練〉所述有文才的商人慕蟾宮跟洞庭湖中白驢（中華鱗？）成精的女妖白秋練相戀成婚的故事²¹，何嘗不是從玄奘所述西域神話而得其創作靈感？

及今思之，《白蛇傳》同樣源自烏仗那國的神話。何以言之？因為印度人稱「龍」為 Naga，這個梵字的本義是「巨蛇」，古時華夏譯經僧俗以「龍」字譯之，使代入中國傳統的「龍」底觀念之中，用以爭取華人對佛經所述的「龍」重視。而據釋典的描述，Naga 能飛騰昇空，能吐火，能降雨，頗似中國傳說中的「龍」。

不過，Naga 不似中國龍之有腳有爪，據北宋法賢(Dharmabhadra ?)所譯《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大正藏編號一二八八)，其卷上略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沙門 (Vaiśṭavaṇa) 宮，與菩薩、摩訶薩眾俱。時有天²²名那拏 (Nalakuvara，哪吒 [Nata] 的別名)，以難陀 (Nada)、烏婆難

¹⁶ 這故事頗似《史記》所述荆軻以匕首置捲成一卷的地圖之中，趁秦始皇（前二四六～二一零在位）展圖而觀之時執刀意圖行刺的描述，大抵古時中印兩國商業與文化兩方面的交流量異常頻密，中國的荆軻行刺故事或循此傳入，因而影響西域天竺這神話的產生，亦未可料。

¹⁷ 印度傳說中的龍王有許多個頭（參日本望月信亨博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佛教大辭典》〔世界聖典刊行協會出版，東京，一九八七年十一版〕頁四九八四下）。又，許多旅行雜誌所載柬埔寨國的著名古蹟吳哥窟 (Ankor Tom) 的照片，這石頭城的入口處有一座昂首的九頭巨蛇的石雕大像（這九個頭都是眼鏡蛇的蛇頭）這便是龍王的雕像。如今龍公主每跟夫婿燕好之時，因性的興奮而現出九個龍頭的原形，因為她是龍王的女兒之故。

¹⁸ 見北宋李昉（九二五～九九六）主編的《太平廣記》卷四一九。

¹⁹ 見明臧晉叔（懋循）《元曲選》癸集。

²⁰ 參拙作〈試論中國小說跟佛教的「龍王」傳說在華人社會中的相互影響〉（刊於《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研究委員會編印並出版，台北，一九九五）頁五六七～五八三。又參拙作〈柳毅傳書故事的佛教淵源〉全文（刊於《海潮音》九十卷九期，台北，二零零九）。

²¹ 《聊齋誌異》頁一七四～一七七。今所據版本是《中國古典文學》（出版時、地參註三）所收。

²² 「天」指「天神」，是梵文 Deva 的義譯。何以「天神」簡稱為「天」？請參拙作〈提婆菩薩破外道「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妙法——兼言何以音譯梵文 Deva 作「提婆」？〉（刊於《海潮音》

陀 (Upakalo) 二龍而為絡腋，又得叉迦龍 (Sāgaro) 以為腰條 (頁三五八下)。

據上所引，倘使印度的「龍」跟中國傳說中的龍一般有腳有爪，哪吒又豈能使用牠們所作為「絡腋」和「腰條」？也反映了印度的龍原來是「蛇」。

《大唐西域記》中的「龍女」既然是蛇，則經華人小說家通過想像力而構思出許仙與白素貞的人蛇戀，並不為奇。即使小說家不知印度的「龍」是巨蛇，但《大唐西域記》跟《白蛇傳》所述，仍見此影響於彼的痕跡，例如：

第一、龍公主同丈夫燕好之時，因性的興奮而現出九個蛇頭²³；小說中白素貞因飲了雄黃酒而「現出蛇形，額上矗起一隻角，周身雪白，足有二丈多長」的原形²⁴，都是因為外界刺激而現形。又，中國和印度的蛇都沒有角，如今白素貞的原形頭上有角，這分明作者受中國傳統觀念中「龍有角」而來。換言之，這也是白素貞源出龍女的痕跡。

第二、龍女跟釋種婚後，她所生兒子在丈夫去世後繼位為烏仗那國的君主，而小說中白素貞婚後，產下後來成為狀元的兒子²⁵，都屬後代能夠從政榮顯的描述。

第三、龍女原屬湖水中生活的神龍，而白蛇故事中有述白蛇原居於水中的，清蕉窗居士著《看山閣樂府雷峰塔》，其上卷第一齣〈慈音〉略云：

〔生扮如來上〕：吾乃南無釋迦如來佛是也。今東溟有一白蛇，一青魚，是達摩航蘆渡江，折落蘆葉，被伊吞食，遂悟苦修，今有一千餘載 (頁一七五)。
〔生〕：那海島有白蛇青魚，竊吾達摩妙理，苦心修煉，業已一千餘年 (頁一七六)。

據上所引，則白蛇的人蛇戀源出烏仗那國神話，其痕跡顯然。

參、白蛇精水漫金山的來源

在有關白蛇精故事之中，其最熱鬧的情節是白素貞為了奪回被法海和尚帶走的夫君，竟發動大水要淹沒求在今江蘇省鎮江市的金山寺。這一情節，在舞台劇中是全武行的打鬥表演。而水漫金山的情節，在所見小說戲劇之中由誰發動大水？其角色稍有不同，如：

九十一卷一期，台北，二零一零) 頁五。

²³ 參註十七。

²⁴ 《白蛇傳》頁九八。

²⁵ 《白蛇傳》第四十四回、四十五回、四十七回和四十八回，頁數從略。

《白蛇傳》稱是由白蛇精的義兄黑魚精喝令眾水族興波作浪，登時長江水排山倒海，足有數十丈高，為法海禪師召來龍王，以飛劍斬了黑魚精的首級，止了大水（頁二零八～二零九）。

《白蛇精記雷峰塔》稱白蛇精念動真言，召來寺海龍王發動大水，淹上金山。法海抖開袈裟，眾僧將靈符向水丟下，淹了鎮江，白蛇精只好教龍王們收水（頁五七～五八）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雷峰寶卷》稱白蛇與青蛇二妖差遣水族妖魔鬼怪去運動長江水以淹金山，被法海以袈裟退水（頁一一一）。

《雷峰塔傳奇》稱白蛇精下令水族把水勢作大，漫過金山，為法海以袈裟罩住山頭，水勢自然退去（頁三三五～三三六）。

據上所引，知道四種有關白蛇故事的小說戲劇之中，除了一種稱由黑魚精發動大水之外，其餘都說由白蛇親身驅水意圖淹山，然則述故事的原型，應該屬妖蛇施法製造水災。然則上述故事的原型何在？原來這是唐代的傳說。唐段成式（約八三四～八六二時人）《酉陽雜俎》²⁶前集卷三〈貝編〉略云：

邛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常夜承露氣。見（印度僧人）不空（Amoghavajra 七零五～七七四），作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²⁷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嗔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²⁸。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臭達數十里（頁二九下）。

後晉劉昫（八八八～九四七）《舊唐書》²⁹卷三七〈五行志〉略云：

天寶中（約七四九），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於芒山下，胡僧（善無畏（Subhakarasiṃha，六三七～七三五）見之歎曰：此欲決水注洛〔陽〕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數日蛇死。（安）祿山（卒於七五七）陷洛（陽）之兆也。（頁七零零下）。

²⁶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本，編號零二七，商務印書館，上海，民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之間出版。

²⁷ 「以快所居」者，「所居」指盤結在心中的積恨。因為這條大蛇自感身受惡報；以致今世墮於畜道而投身生蛇，心蘊怨毒，很想發動河水淹沒洛陽城以逞快意。是以《宋高僧傳·不空傳》將此語改作「以快所懷」（頁七一三下），使語意更明確。

²⁸ 「此身自捨昔而來」者，指不空勸大蛇若能捨棄仇恨心，那麼過去因嗔心而得蛇身的惡報自會消逝而獲得一個好的來生。

²⁹ 藝文影印武英殿刊本，台北，約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之間出版。

上述兩則故事，都說洛陽城外北面的邙山³⁰上的巨蛇有意決河水以淹洛陽城，而這兩故事後來均被北宋釋贊寧（九一九～一零零一）《宋高僧傳》（大正藏編號二零六一）分別收入書中不空與善無畏的傳記之內³¹。

仕邦所以認為上述兩故事屬唐時傳說者，因為《大正藏》第五十卷《史傳部二》，有唐代李華撰《玄宗朝翻經三藏善無畏贈鴻臚卿行狀》（編號二零五五，再頁二九零上～中）及《大唐東都大聖善寺故中天竺國善無畏三藏和尚碑銘序》（同編號，在頁二九零中～二九二上）。又有趙遷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編號二零五六，在頁二九二～二九四下）。「行狀」者，是往生者舉殯時發給來弔之人的述說謝世者生平往迹的文獻，故屬兩僧最原始的史料。而上三者之中，後兩者記載了不少善無畏與不空兩僧的神迹故事，但都沒有降服邙山巨蛇的描述。

而且，段成式著書已在不空身後八十多年，劉昫出生更在善無畏圓寂的一百五十三年之後，可見段、劉兩公都不過採用了兩位西僧的傳說。這「和尚降妖蛇」若屬傳說，則故事的主角既可屬之不空，也可委之善無畏。

「和尚降妖蛇」故事雖屬傳說，但這對小說家而言，卻是上好的素材，因此仕邦認為白蛇精水漫金山寺的故事，其淵源應在於此。

何以言之？首先，不空與善無畏所降服的有神通能作人言的巨蛇在洛陽北方的邙山之上，牠是一條旱蛇而非水蛇，而最早出現的白蛇精小說，趙景深先生認為「該是《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³²，我們就拿明馮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六）所編的《警世通言》³³中這一卷看，發現果然有受到《西陽雜俎》和《舊唐書》所述影響的痕跡。首先，《警世通言》卷二八略云：

只見白娘子（白素貞）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間僻淨房內去。那員外心中淫亂，在門縫裏張（望），那員外眼中不見如花似玉體態，只見房中蟠著一條吊桶來籠大白蛇，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驚得半死，回身便走（頁三五零）。

同書同卷略云：

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李募事）將舌頭咭破紙窗，不張（望）萬事皆休，一張時，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睡在床上，伸頭在

³⁰ 東魏楊銜之（約五三二～五四七時人）《洛陽伽藍記》（大正藏編號二零九二）卷四〈法雲寺〉略云：「自（城牆外西）退酤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為壽丘里，（北魏）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頁一零一六上～中）。據此，知道芒山（即邙山）在洛陽城外的北面。

³¹ 見《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頁七一三下。同書卷二〈唐洛京善無畏傳〉，頁七一五下。

³² 趙景深頁三六六。

³³ 今所據版本也屬《中國古典文學》所收，出版者與時、地參註二。

天窗內乘涼，鱗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同白日。(李慕事)喫了一驚，回身便走(頁三五三)。

小說稱白素貞現出原形是一條粗大的蟒蛇，蟒蛇屬旱蛇而非水蛇，這根邛山巨蛇在山中暗合。也由於白蛇的原型屬山中巨蛇，因此後來的有關小說也有稱白蛇原在山上修煉成精的。《白蛇傳》第一回〈仙縱〉略云：

四川峨嵋山，其中有一洞府，不知千百年前何月何日，給一白蛇佔據，長朝潛修，用功苦練，得日月之精華，現在已能幻化人身，隨心所欲，道行湛深(頁一)。

《白蛇精記雷峰塔》第一回〈謀生計姣容託弟，思塵界白蛇降凡〉略云：

且說四川成都府西，有一座青城山，這山另有一洞，名為青風洞，洞中有一白母蛇精，在洞修煉，已有千八百餘年，並未毒害一人。因他修行年久，法術精高，自稱白氏，未成正果(頁八)。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雷峰寶卷》上集略云：

四川嘉定州峨嵋山，其山中那山洞內，有一條白蛇，因他修煉一千七百餘年，不害生靈，長受日月精華，能變人形，騰空駕霧，呼風喚雨(頁八三)。

《雷峰塔傳奇》第二齣〈付鉢〉略云：

震旦峨嵋山有一白蛇，向在西池王母蟠桃園中，潛身修煉，被他竊食蟠桃，遂悟苦修，迄今千載(頁二六四)。

據上所引，不論將白蛇修煉成精之地歸於四川的峨眉山或青城山，都在說這妖蛇是一條旱蛇。

其次，邛山巨蛇僅有意圖施法用河水淹沒洛陽城，並未真個實行，便被不空或善無畏降服而死。而《警世通言》卷二八略云：

(當許宣〔《白蛇傳》中的許仙〕知道妻子是妖精之後)白娘子圓睜怪眼道：小乙官，若生外心，教你(鎮江)滿城皆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頁三五三)。

也並未真個施法引水淹沒城邑，足見最初的白蛇小說仍受邛山故事的原型影響。邛山上巨蛇既然被和尚收服，因此這最早的白蛇小說中法海和尚也現身了。《警世通言》卷二八略云：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有事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許宣納頭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及法海以鉢盂收服白蛇之後，白娘子招供）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安身，同青青一處。禪師又問：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青是西湖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法海命揭諦擒拿青魚怪之後）風過處，半空中墜下一個青魚，有一丈多長（頁三五五～三五六）。

至於後來的有關小說稱白蛇精等發動大水欲淹金山，則屬小說家們爲了加添熱鬧情節而增入的創作。

最後談談白素貞助手小青的來源。《警世通言》稱白娘子的婢女青青是「青魚」，其原形有「一丈多長」，是一條像鰻魚一樣屬長形的魚，因此後來的有關小說索性將這女妖直接改爲一條青蛇。至於小青的出現，據趙景深先生〈白蛇傳考證〉引《西湖志》或《錢塘縣志》都稱「雷峰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³⁴」；錢靜方先生〈白蛇傳彈詞考〉引《湖壩雜記》稱「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雷峰）塔相鎮³⁵」。上述講法的產生，大抵而是受到《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故事的影響³⁶，不足視爲白蛇故事的來源。

然則，「小青」這角色何來？仕邦認爲這是本文次節所述跟釋種結婚的龍公主居於山上湖中的痕跡。何以言之？因爲：

《白蛇傳》第一回〈仙縱〉略云：

（白素貞）在錢塘江口收服了青蛇精，那青蛇精也有七百年道行，變做一個女子，便做了隨身的婢子，取名小青（頁五）

《雷峰塔傳奇》第五齣〈收青〉略云：

〔丑上〕：我乃千年修煉，青青是也。向居海島，祇因風雨大作，偶然來此西湖，此間有水族萬餘，俱歸吾掌，日裏與孩子每（們）為伴（中略）。〔旦上〕：貧道乃白雲仙姑是也，來到臨安（杭州），無處藏身，聞得有所空房，甚是幽雅，有一青青在彼，不免前去收服（中略）。〔丑上〕：何方孽怪，擅敢探吾巢穴麼？〔旦〕：你不過小小青蛇，輒敢霸住於此（頁二一）。

據上所引，一者稱白素貞在江口收服小青，另一者稱青青居於西湖，掌握湖中上萬水族，都反映了小青跟水有關，這顯示了龍公主居於水中的原型影響於

³⁴ 趙景深頁三六三。

³⁵ 錢靜方頁三九八。

³⁶ 一部小說流行之後，不特地方志往往將書中動人故事予以採納，視作真有其事。甚至小說中所述神祇竟有人立廟奉祠，例如明陸西星（一五二零？～一六零一？）所撰小說《封神演義》廣爲華人社會所接受，於是廣州有「金花娘娘廟」，香港有奉祠哪吒三太子的「蓮花宮」。至於台灣地區奉祠「蓮花三太子」的廟宇、神壇，更是多。不勝數了。又佚名撰的小說《濟公傳》流行，於是香港和台灣都有「濟公活佛廟」。

此。因此，《警世通言》也因龍公主居於水中而扯進水中生活的青魚作為小說中的次要角色了。

《大唐西域記》是玄奘三藏在長安譯經之餘奉唐太宗(六二七～六四九在位)口諭而撰的作品³⁷，而釋種與龍女相戀故事屬西域方面的傳說，換言之，這屬北方的故事；邙山巨蛇更原屬黃河流域的傳說，而有關白蛇精的一系列小說戲劇都以長江流域作背景，何以故？仕邦認為這關乎自宋代以後，長江流域成了中國經濟與文化的重心，故北方傳說終也為講肆梨園採作素材，而移植到南方，改以當地為背景了。《警世通言》述人蛇戀故事，始於「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頁三三六)，也許正暗示著這故事從北方「南渡」過來的。

——民國一零一年於新北市金山區寓廬

³⁷ 參拙作《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台北，二零零八年初版二刷)頁一七四～一七五。